

## 童雁汝南庖丁解牛个展研讨会 文字版（部分）

时间：2013年11月2日 上午

地点：北京今日美术馆

主持人：王林

发言人（拼音序）：陈孝信、丁宁、范迪安、顾振清、黄笃、贾方舟、童雁汝南、王林、杨卫、殷双喜、张晴、章仁缘。

丁宁：其实还是要谈两个问题，童雁汝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其实今天的主题大概是这样子，我以前在浙美的时候正好有机会教过他，他是1996年入学的，70后的新生代的画家，他姐姐也是画画的，他姐姐取的名字是单名，他起的名字我没弄清楚，为什么叫童雁汝南四个字，所有教的同学里面，大概很多同学就忘记了，能记住他的就是他的名字，因为那个名字，很独特。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

童雁汝南：爷爷取的，他也没说明白。

丁宁：我想第一个印象，童雁汝南是在他这些同年龄当中画家里面，我觉得是已经开始有一种个人面貌的这么一个画家，现在的状态，我觉得还是一个进行时态，他还很年轻，所以他将来的发展我想还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到目前为止，我想浙江美院油画系出来的人，比如像童雁汝南这样的已经鲜明起来的个人面貌，确实是，张老师可能更有发言权，我觉得有时候学院派的训练里头，可能有一个基本的现象，大家画的东西，拉开距离很难，尤其是到现在为止，整个训练的系统，还是经常强调造型，写实这样一个观念。这样一个阶段过去之后，接下来的阶段就是要自己有所超越，我觉得童雁汝南在这块做得非常好，而且他选取肖像的这么一种方式，我觉得是有讲究的，我想所有人的一个人的个人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集中在脸部，脸部反映的东西是最集中的，我就知道很多的职业，比如说公安局要到一个作案的现场，公交汽车场，他的水平就在于，他一眼瞟过去，有几个潜在的扒手，他看得出来。你会发现脸的信息，脸的表情其实是真的非常有意思，他去关注这么一个很特别的人的部分，其实是进入一个很大的探索的空间，这个空间可以探索的东西非常多。至于说，谈到他艺术上跟谁比较接，我觉得和这个时代的画家的具体的谱系有关系，今天尤其文革以后出生的这代画家，其实是生逢其时，他们也批画家，比以往的画家得到了非常优越的条件，他们有机会看到比前一辈画家更多的东西，比如说我碰到国画系的林海松，他就说看到的画评比潘天寿他们那时候看的多，他出国看各式各样的，所以这个条件在童雁汝南身上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件事情，他最近几次比较集中地去看，是到埃及去，埃及就有最古老的肖像画，

他的画我觉得是非常多样化的,就是有学院训练时候得到的东西,有通过自己的学习得到的,还有一些就是有计划地出访参展,参加活动,还有一些美协的海外研究工程。我想他们这批画家,在这么一个广阔的这么一个可能的资源当中,去汲取自己需要的东西,是这代画家的幸运。

但是同时也带来一种挑战,你看得越多,有时候就会有一种焦虑,似乎所有的可能性几乎已经穷尽,而且穷尽到特别精彩的地步。我个人作为一个艺术家,有时候经常准备去哪里,做什么,这些东西就变成一种困惑,如果画家没有这种困惑,甚至没有这种焦虑的话,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艺术家的无能,他无知为畏,觉得我是最行的,我是可以做从未做过的事情。这个状态,我想在 70 后的画家上,这种焦虑就变成比较明显。这个明显我觉得是好事,我在这样丰富的资源情景当中,我怎么走自己的道路。我想童雁汝南的画家,如果把他归类的话我想有两种画家,其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一种是特别善变,一直在变,到百年还在变。这种画家,我觉得是天才型的,他特别有智慧,比如说像毕加索,出第二个毕加索很困难,因为他变得实在太有智慧了。还有一种画家是不变,不变他到了一种无法自控的地步,我举个例子,莱茵哈特,大家都认为他笨,怎么只用一种颜色,黑上面就去画黑,但是最后看了以后,所有的人都说多么精彩的笨,笨也是能到非常精彩的地步,而且赖因哈特在美术史上有占有一席之地,类似这样的画家,他把作画的方式和艺术的方式,第一是跟自己过不去似的,别人不希望这么做,但我就一直这么做,而且欲罢不能我就一直这么画,最后就发现这样的画家会做出一些让你非常吃惊的,不是说童雁汝南是要学赖因哈特的路子走下去,我是说他的坚持,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各式各样的可能性,有时候你是抵挡不住一些诱惑的时候,来做一件充满献身精神的执著,我觉得这样的画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说到他的画的方式,我倒是比较认同许先生谈到的一点,他是有一种自己的观察方式,肖像画其实呢,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走向两种类型,看西方的肖像画里面,已经有美术史的学者做过一种概括,就是一般的情况下,画的人会摆一个姿态,这个姿态经常会体现出两种特点,一种就是戏剧性的,就是我设想自己是站在一个舞台的位置上,我的造型是给别人看的,我的外形是别人所关心的,这是一种戏剧性。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专著型,根本不顾谁怎么看,就是沉浸在我的某一个状态里面,我这个状态是我很自信的时候,非常自在的时候。这是两种肖像画里面的,我觉得是基本状态。但是童雁汝南的观察方式里面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有时候看画的对象,是看不到戏剧性,不是故意要摆一个姿势,很自在坐在那里,平时大概也这么做,表情也是这个样子,没有说你要画我,我摆一个姿势做

个表情给你看。所以他没有戏剧性，但是他有一个专著性，好象让你感觉到这个人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面，所以有时候介乎戏剧性在专著性过渡的状态之间，在两者之间，这种方式有点像中国的肖像画里面的东西，因为中国的肖像画里面很少有特别戏剧性的，哪怕是给帝王画肖像也不是这样子，也不是说特别专著性的，非常内向的，最后走到表现主义的那种味道。

我觉得这种中间的状态跟传统应该还是比较接近的，正好斯坦福的文以成教授他写的早年的70年代的一个著作，就是关于中国古代的肖像画这本书，已经脱版了，但是最近一个上海的译者已经把它翻译出来了，马上在北大的出版社出版，也许会看到国外学者对中国肖像画的梳理。其实我们大家去看的话，其实会有很多的启发，中国的肖像画，一般情况把它归到非写实的，觉得中国没肖像画，其实这个传统有它的来龙去脉，有非常独特的体系。

我想童雁汝南通过在这方面做一些进一步的思考和学习我想可以得益很多，我一直在想的问题，在肖像画领域里面，举个例子，当代最著名的，或者说他的先锋性最有意义的，跟他年龄也相仿的，我就想到1998年的特纳大奖的获得者叫做克瑞斯·奥菲。那个画家现在都已经不住在英国了，他是英国的画家，他住在一个南美的海岛，就是一直做自己的画。他画的东西我在今年夏天在特纳，特纳把一张他在九八年获奖的一幅画，就是《女性不要哭泣》。

他的画特别有争议，大家认为他的画太不严肃了，为什么，把大象的粪往里面堆，实际上不是，他的大象粪便处理得非常非常小心，比如他的画是没有画框的，他的画在大象粪便的两个方块，方块外面是用了上光漆，漆成特别漂亮的東西。画面要用到的时候，就作为颜料的运用，其实没有让你想到这是粪便。但是他1998年获奖的作品我就想肖像画突破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作品之所以会到作为一个经典的作品放在特纳那里，我觉得是有原因的，他在这里面有非常强的文化认同性，他所有用的装饰，比如用蜘蛛、用项链、用水晶，这些东西摆在一起，你看它是一个非洲裔就是一个黑人出身的画家的东西，同时他画的女性像也是非常典型的非洲的，嘴唇特别厚，肤色很深，里边用了特别小的技巧我觉得非常精彩，也是让很多人感动的，他的肖像画里面，女性泪珠在非常小非常小的泪珠里面，他嵌了一张照片，就是罗伦斯的照片，罗伦斯就是一个青少年，在1993年的时候，被白人青年在曼彻斯特等汽车的时候被杀掉了，引起全世界的轰动。然后他的母亲在法庭上就说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她说我这个儿子是死了，但是我希望他被纪念的时候，大家要想到他是一个年轻人，是一个有非常非常长远的未来的年轻人。希望大家记住是这么一个有未来的人，结果很无辜地被白人杀了。这个照片的肖像放到他母亲的泪滴里面，大家细细去看的时候，看到是一张非常非常英俊，充满朝气和整个悲伤形成巨大的反差，所以那张照片，如果你知道整个细节

和背景的话，他本身画画非常具有装饰性，而且是多种材料，什么丙烯啊，油画啊，拼接啊什么都用上，最后就发现艺术的这个时候是，这位画家找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突破，他永远不走西方画的路子，他是按非洲的传统来。他表现的题材又是当代一个非常有震撼力的题材，我就想如果肖像画真的要成为一个能够留存下来的一个视觉的重要文献的话，大概两种方式。一种是你就永远这么画，像童雁汝南继续画，画到一定的时候会变成一个人类学的视觉文本，你年轻时候画画到比较老的时候，你只要不改变便会成为一个系列，而且这个系列会打破人们对肖像画关注一个非常特别的无意识的限定，我看画是一幅一幅看的，你能把群像展示在一起的话，大概就不是这么一个系列，第二种方式我觉得像克瑞斯·奥菲那种思考，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社会内容的一种融合，而且融合得非常巧妙。我想尤其在今天这个语境里头，中国油画的艺术家，不光要思考我的个人面貌，个人面貌是不是能够放到一个全球化的语境里面，去形成一个新的一种增长点。我觉得也是 70 后的艺术家，可能需要认真地去想的问题，因为 70 后的时代本身就充满了太多历史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你的画面里面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非常有意思的画，因为肖像画说到底对的是具体的社会个体，你对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想象的对象，而是一个社会的个体，这个社会个体，当它组成个群体，或者单独成为一个表现对象的时候，它的意义会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一个我们必须看的对象，我们看以后会觉得有震撼力的对象，这个我觉得可以进一步思考的。

我想肖像画系列的东西可以做得东西非常地多，刚才听殷老师说的这么一个观念，我觉得你刚才做了一个辩解，我觉得艺术家的辩解，除了毕加索很多的辩解都是苍白的，你的辩解也是比较苍白的。因为毕加索可以任何媒体采访，他可以牵别人鼻子走，那是他绝顶的聪明，最近有个东西，我们国内要翻译，他的传记四大卷，两千页，毕加索可以说的东西远远比我们想象得多，太聪明了，绝顶聪明，而且非常勤奋，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你可能很难复制它，但是我想一般的艺术家，与其说擅长于言词，语词其实是思想的牢笼，很多是词不达意的，心理学里面说，你要表达自己永远是做不到的，如果你用语言的话，相反绘画是可以的，因为绘画历史要比语言的历史要早，文字出现中国才五千年，但是演化可能是两万年，三万年，所以绘画的表现形式可能应该是会超越语言的，你看的画可能说不出来，但是说不出的感觉并不是说画没有内容，是因为早多了。这个原始的画跟我们的画还不是一个概念，它还没有美术这个概念，用画的形式来表达，我想如果思考深入一点的话，会觉得很多东西语言是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去强调这个画本身的意义的构成，它的独特性我觉得应该是很有意思的。我提一个小小的建议这种画册，包括展览做得很用心，都是双语，但你仔

细看，这个书是不合格的，校对的话是绝对不合格的，所有的油画的 painting 全部拼错，而且书是不合格的。